

# 诗岛江心屿

□ 李伟明

于我而言，温州是个完全陌生的城市。以前只知道它经济发达，有柳市镇这样的名镇，也知道市域内出过刘伯温这样的名人，还有雁荡山这样的名山。但温州这个城市究竟怎么样，就没什么概念了。

很偶然的机会匆匆来到温州。有点多余的时间，既然大老远来了一趟，总得找个地方看一看吧。举目无亲，发微信问了曾在温州谋生的老乡。他说，主城区的江心屿比较有名。那么，不妨去那里走走。

来到温州市鹿城区北面的瓯江之滨，只见一座长条形的岛屿卧于江中，这就是江心屿了。用手机查阅资料得知，它是“中国四大名屿”之一，与福建厦门的鼓浪屿、福建东山的东门屿和台湾台东的兰屿齐名。

资料显示，江心屿在古时是两个小岛。南宋绍兴七年（公元1137年），有僧人在此设坛传经，率众填塞中川，把两个小岛连起来，并在填塞之处建了一座寺庙，就是现在的江心寺。在那个年代，要人工填江，只怕也得有愚公移山的决心。事在人为，近千年前

的古人，还真把这事给干成了。现在的江心屿浑然一体，根本看不出是由两个小岛合并而成的。

上岛得乘轮渡。等待之际，看那岛屿，两端分别是一座小山包，郁郁葱葱的。小山包上各立一塔，遥相呼应。东塔顶部是平的，模样比较敦厚，上面长着几棵树，树枝呈扇形打开，像几只孔雀在塔顶表演开屏。西塔顶部则是尖的，显得锐气十足。两塔风格各异，守护着中间黄墙黑瓦的古寺。从视觉效果来说，岛上建筑的安排倒也对称。瓯江之滨则是现代气息浓郁的高楼大厦。它们与小岛和谐共处，古今相映。

上岛后，首先看到的是浩然楼和宋文信国公祠，两座建筑相邻。浩然楼，光看名字，以为是纪念唐代诗人孟浩然的，因为孟浩然确实来过这里。然而，关于此楼的介绍是这样说的：楼建于明万历年间，楼名取自文天祥《正气歌》中“浩然”二字。到了清乾隆年间，时人因孟浩然曾游江心屿，且先贤之名不宜名楼，遂改“浩然楼”为“孟楼”。清光绪年间重修时，又恢复“浩

然楼”之名。一个名字改来改去，其实完全没必要。不管是纪念文天祥还是孟浩然，都可以用“浩然”之名嘛，一语双关还更省事呢。

宋文信国公祠就不存在得名的纠结了，当然是纪念文天祥的。南宋德祐二年（公元1276年），面对大举南侵的元军，宋恭帝打开临安城门投降，南宋只剩下流亡小朝廷。此前因为出城谈判被扣留的文天祥，和南宋皇室及文武百官一起被元军押解北上。到了江苏镇江，文天祥设法出逃，一路南下追赶流亡小朝廷到了温州，留居中川寺（即后来的江心寺），作《至温州》诗。明成化年间，当地人建祠纪念这位英雄。遗憾的是，也许我们来得不是时候，祠堂大门紧闭，只能在门口驻足。大门两边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侧身天地成孤注”，下联是“满目河山寄一舟”。这是清代名儒阮元《温州江中孤屿谒文丞相祠》诗中的一联。字里行间，文天祥当年的悲壮可见一斑。这首诗的最后两句也写得很好：“可怜此屿无多土，曾抵杭州与汴州。”把江心屿和两宋首都连接起来，让人深深感到这个小岛的分量。

旁边的江心寺，倒是大门敞开着。和很多古建筑一样，江心寺也是重建的。现在的寺院为清乾隆年间所建，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修复。大门两边有一副著名的对联：“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，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。”相传这是南宋温州籍状元王十朋所撰的叠字多音联，“朝”和“长”在联中有不同的读法，千百年来引起无数读者的兴趣。

岛上走一遭，风景比预料的还要好。绿荫之中，时现亭台楼阁，常有曲径通幽。很多建筑是新的，当地正在不断丰富它的景致。事物总是动态发展的，风景名胜也不可能千百年面貌不变。后人所做“加法”，只要风格协调，便是锦上添花。岛在水中，岛上却还有面积不小的湖，而湖中又有小岛。湖岸一排榕树枝繁叶茂，排列整

齐。大树是历史的见证，活物当中，也许就数它们长寿了。有古树的地方，厚重感便扑面而来，这是人工“做”不出来的。

除了自然风光出色，更重要的是这座小岛文化含量极高。从南北朝时期的谢灵运开始，李白、杜甫、孟浩然、韩愈、陆游、文天祥、高启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这里留下佳句，或者在诗中提到此地。因为这些作品，江心屿有了“诗岛”之誉。置身如此美景，被前辈诗人一熏陶，文人墨客岂有不诗兴大发之理？时间越久，留下的诗作当然就越多了。

这些诗人当中，我最敬佩的还是文天祥。他在《至温州》中写道：“万里风霜鬓已丝，飘零回首壮心悲。罗浮山下雪未未，扬子江心月照谁？只谓虎头非贵相，不图瓶乳有归期。乘潮一到中川寺，暗度中兴第二碑。”诗中明确写到中川寺，也就是江心寺。据丁功谊、李仁生著《文天祥年谱》，文天祥到达温州是在南宋德祐二年四月八日。他追随益王、广王至此，可惜来得晚了一步，二王已经离开一个月了。不久，益王赵昀在福州登基，即宋端宗。一个月后，文天祥奉召前往福州。此后，他一直奋战在抗元一线，铁血丹心，尽显浩然正气。

正是因为文天祥的事迹光照千秋，在我看来，岛上纪念个人的建筑当中，以浩然楼和宋文信国公祠分量最重。它们使这个原本风景秀丽的岛屿有了不一样的内涵。加上众多诗家助力，江心屿更显魅力。郁达夫有诗云：“江山也要文人捧，堤柳而今尚姓苏。”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，人文的力量更可以为自然风光插上腾飞的羽翼。

文化是恒温的。岛上的草木也好，建筑也罢，到了一定时间，终将无奈谢幕，灰飞烟灭。而那些优秀的作品，却因为文字独特的魅力而代代相传，历久弥新。诗岛江心屿，地方虽然不大，却有风景有文化，值得游人慢慢欣赏、细细品味。



孤孤台 本报记者 曹雷文 摄

## 不再孤独郁孤台

□ 施崇伟

湘赣之旅，至赣州，当晚便沉醉在章江畔。

天亮醒来，问往何处？众皆不糊涂，一致同意，清江河岸郁孤台。热闹的城市，繁荣的赣州，何来“郁孤”？闲适之龄，有的是时间来研究这类不需成本的课题。

车水马龙的路口，突现一森然小丘，孤零零的，仅隐约可见一坡石级。树木葱郁的林中，伸一高高楼阁，直插云霄的态势，孤零零的，周边甚至不见一只鸟影。

避开四贤坊的名士，绕开高高耸立的军门楼，独择孤零零的贺兰小山丘而往。踏着冷冷石级，穿过幽静翠林，直上烟云高处。郁孤台就在上面，3层高楼，巍巍；楼前有辛弃疾雕像，磊磊。

少有游客，唯见楼前站着诗人辛弃疾。他身披战袍，手持剑柄，举目远眺，神情沉郁。我独自站在诗人面前，凝视郁孤的诗人，好像随他回到千年之前。

南宋淳熙三年（公元1176年），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狱使，驻节赣州。这是一个阴郁的黄昏，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贺兰山下。青色的衣角逶迤拖过生满青苔的石阶，他一步一步踏上通往石台的阶梯，野草丛生，清露垂落。这青绿之林解开了他紧锁的眉头，郁郁之生机，格外令人动容。

他站在石级高处，举目而望，一江清水从脚下流过。他手搭凉棚，望向远方。在那一片青绿中，他竟仿佛看到了东京未曾消散的金粉。辛弃疾祖籍西北，自称“家本秦

人真将种”，梦想着“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”。这种志向，终其一生都未曾忘怀。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”无论看到什么样的风景，他的眼里都是万里江山，都是何时整顿山河，收复中原。

出仕江西，辛弃疾度过了“却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”的一段时光，也在此地疾呼“杀贼，杀贼”，饮恨魂归。江西，是他最为惬意也最为失意之地。

天色渐晚，在凌乱的荒草丛中，令人动容的青绿渐渐黯淡。诗人望着被压倒的青绿，有些怔然。终于，他叹出了心中那一份郁气，长吟道：

郁孤台下清江水，

中间多少行人泪。

西北望长安，可怜无数山。

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

江晚正愁余，山深闻鹧鸪。

我默默地与诗人告别。下贺兰山，有一座“周敦颐在赣州展览馆”。宋朝儒家理学思想鼻祖周敦颐的雕像独坐荷塘，与一朵静静开放的白莲相视无语。走过窄窄的深巷，登临古城墙，“宋”字灯笼在风中摇曳。抚摸着苍凉的墙砖，望着脚下的清江水，青山遮不住，滚滚东流去！

夕阳在天，人影在地。看着我的孤影，我才发现，与我同游的伙伴早已走散。

我才发现，孤身一人游郁孤台的这段时光，我丝毫没有寂寞之感。从人群中抽身而出，从喧哗中隐匿，独对天地、独对真实之自我，这是多么美好的旅程。一路上，历史滚滚而来，人性闪闪发光，何曾孤独？



远眺江心屿 温州市鹿城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供图

## 青青花椒

□ 陈美桥

竹林深处，仍是竹林。就这样神秘地进入成都邛崃平乐镇花椒村。

青青竹海在车窗外如波如澜，溪流淙淙似弦乐浸润心扉。光影随竹林的密度不断变幻，几声鸟鸣或是白鹅的叫声坠落，万顷翠竹间会响起悠远的回音。

摊开手中的地图，古民居群、摩崖造像、古茶树、古井、古桥……每个标注都是花椒村身上的穴位，也是很多中国传统村落不可或缺的元素。

早在西汉时期，平乐就是邛崃南部的区域经济中心。茶马贸易繁荣时期，邛崃是川藏交通枢纽，花椒村则是重要的驿道口。村里的川主庙、洛崖、相公庙、秦庙紧密衔接，串连成与外界往来的通道。

如今，乡村公路走村串户，古道寂寂，唯有前往油榨、火井等地时，村民才会重温这条要道。路面的苔藓泛着铜绿，崖壁上的雕像被风雨啃噬，面目漫漶，却像一个密码、一扇窗户，提示着铿锵的古道精神。

沿山坡徐徐上行，李家大院赫然入目。通往宅院的石梯蜿蜒向上，百年桢楠在一旁高高耸立。红砂石护栏雕花凿草，如巧妙地截住了祥瑞之气，盘旋着涌上高处的宅门。

老人坐在大院门前，对我报以淡定的微笑。自大院成为旅游景点后，这门槛被陌生人踏过千遍万遍。他说，院子太大了，很少有人将它看完。

李家大院依山而立，坐西向东，面朝山谷。大型条石垒成的堡坎之上，是单檐悬山式木结构建筑群，有一大六小7个天井、149个房间，规模十分庞大。条石的表面有些斑驳，木屋的窗棂透着沧桑，可在这幽幽青山间，它依然如一艘靠岸的巨轮，让人啧啧惊叹。

李氏一族原籍浙江，明万历年间，因政治避难，惜别故土，以水陆两路交替的方式，辗转进入蜀地，隐居于平乐。明末清初，又逢蜀地战乱，李氏族

人退居于深幽僻静的花椒村。

花椒村雨水丰沛，葱竹丛生，溪水密布，为造纸提供了绝佳条件。李家以造纸为主，兼营茶业，声名渐渐显赫。清咸丰年间，李氏造纸经白沫江搭船抵达外县，又沿茶马古道远销云南，甚至还拓展到了东南亚。彼时，“成都草纸半平乐”，李氏子孙李洪楷跻身邛崃首富，一座深宅大院也应运而生。

“麒麟金凤朝仙山”“八仙过海”——龙门内的屏风立着李洪楷的愿景。当年，大院初建，本地名匠倾注一年的心血，才雕凿好这两幅精美的图案，意取大院所处位置为“八仙”保佑的福地。

大院井由800多块石板铺成，足以平铺48床晒簟。主院与东西厢房布局精巧，装修考究，从檐下的吊墩到房门、窗花，再至房内的搁几、摆件，无不精雕细刻。正堂屋还挂有一块古匾，边缘龙飞凤舞，中间的鎏金大字“皇恩宠锡”熠熠生辉。

李洪楷自幼勤劳好学，有修身齐家的志向，一番成就之后，始终如慈竹做成的火纸，温熟而悲悯。他捐资修桥铺路，救济穷人，被誉为“川南大善士”。光绪年间，皇帝钦授其“皇恩宠锡”匾额。

百年岁月流转，居住在李家大院的人时有更替，却都有保护老宅的使命感。李氏子孙也坚守“再穷不能卖祖产”的训诫，数次拒绝商业收购，才使得老宅原貌留存至今。逢年过节时，李氏子孙往往齐聚大院，庄重地举行祭祖仪式。

如今，大院內开起了民宿。用贡茶炒蛋，以鲜笋烧鸡，积聚这片土壤灵气的食物敲击味蕾，总会唤醒和慰藉许多人的乡愁。有时，主人还会唱几嗓子竹麻号子，声调热情奔放，古朴悠扬，穿越大院，也穿越今昔的时光。

一公里外的徐家大院，也是清代古民居。高大厚重的石砌墙体托着四合院，外立面带外挑楼廊，别具一格。听说我想购茶，徐家老主人先请

我试饮一杯。茶叶落入透明的玻璃杯，滚烫的热水接着冲进去，阳光斜斜地照射杯体，镂空的光斑在棕色的旧木桌上散落，恍若刚出土的璀璨文物。

他走进堆满竹编的厢房。待他拿着茶包出来时，杯中蜷缩的墨绿茶叶，已伸开了青绿的手掌。大约此时茶香正佳，他眉眼舒展，轻声细语地说，喝了这杯手工茶，就知道古树花椒名不虚传。

徐家世代以茶业为营生，如何种茶、采茶，他熟稔于心。对茶叶制作，他也颇有自己的见解。那张颁发于20世纪90年代的奖状，就是当地茶厂对他的肯定和赞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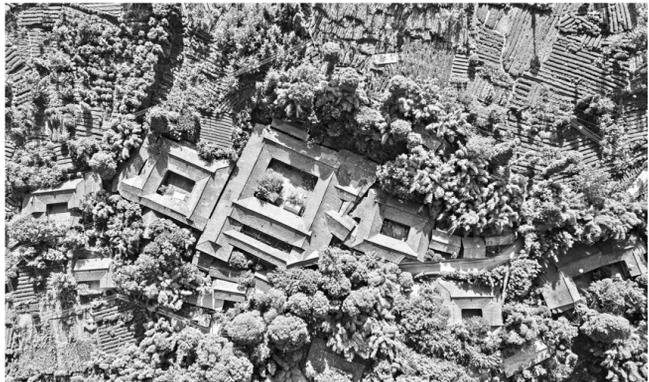
一口茶汤入喉，像是进入了茶叶的幽梦。它递给我手掌与炒锅碰撞的温度，赠予我烘干过程中凝聚的香醇和清雅。

茶马古道上，不少人以川茶换取马匹。邛崃是川茶的重要产区，而花椒村的种茶历史，可追溯到秦汉时期。宋朝时，花椒茶已成贡茶，二两为一个茶饼，外印龙凤之形，并饰以金箔，包装极其华丽。明代，邛州有“产

茶十八堡”，花椒堡位列第一。清康熙年间，当地官员上贡花椒古茶，康熙皇帝观其色翠、形美，品其味鲜、香高，四品皆全，又得知这茶采自花椒茶圃宋代古茶树，便御赐了“天下第一圃”的名号。

花椒村，因花椒山而得名。在海拔800多米的花椒山，“天下第一圃”刻在茶园的石碑之上，精雕石龙一头一尾在两端遥相呼应，隐秘的茶气爬满它的鳞片和犄角。株株茶树顶出娇嫩的芽头，茶花零星点缀，像清河上的张张白帆。不知从何处窜出一株野花，倚着枝头，亮出了花朵。与草木和谐共生，集雨露之精华，纳日月之光辉，如此，花椒茶塑造出独特的气韵和魅力。

花椒村的古茶树有千余株。树冠直径超8米，树干直径60厘米，树高超5米的，是上千岁的茶树王。它曾无数次断臂，又绝地而生，繁衍出一代又一代花椒茶树。它目睹了环境变迁、气候变化，赋予花椒茶些微的改变和调整。它高高地屹立于天地之间，以仙风道骨之姿，一览缭绕云雾、青青花椒。



航拍李家大院 邛崃市委宣传部 供图



## 上海一面

□ 朱珠

南北餐桌，恐怕没有人能拒绝得了面食的诱惑。北方的“卤子”到了南方，摇身一变而为“浇头”。秃黄油虾仁面，“秃黄油”，古代吴语，“秃”意为“只有”，即独一份的意思；而“黄油”则是取蟹黄蟹膏，入猪油，加葱姜爆香，最后以黄酒焖透。食物不语，不声不响却绵延着秘密，古老的文化语言和传统，连同味道一起，被时间打磨着，历久弥新，诗意仍存。

在上海的餐馆吃面，半掌大的白瓷碗里汪着油，冒着热气。虾仁清白，蟹黄丰腴，天地间的精华宿命般相遇，在此碰撞出极致的诱惑，在齿间荡漾着轻波。现剥河虾仁，大拇指磨着，历久弥新，诗意仍存。

面叠在碗中，像鱼肚般呈现美妙的曲线，规整的纹路从碗这头延展到那头，经纬般坚定。与浇头同样，倒入适量姜醋汁，解腥驱寒。特意叫来服务员帮忙，生怕自己的操作折了味道。看筷子在碗中上下翻动，每一挑都如此庄重，每一拌都如此敬畏。然后一口下去，绵柔醇厚，鲜得糊嘴，舌头沉于下颚，怎么都拔不起来。而这

一口吞下的，怕还有自己谨慎诚恐的

心跳。还有响油鳝丝面。鳝丝紧致有嚼头，配以鲜灵的笋丝。食物中也不乏对东方美学和色彩搭配的追求，青翠的葱花是神来之笔，白胡椒粉平添几许灼热。浓郁的浇头厚厚盖在面条之上，带着勾芡后的鲜亮和黏稠，缓缓地流向四面八方，与碗壁严丝合缝，遮掩了面条的存在。食物的分贝毋庸置疑是加分项，最撩人的莫过于热油浇上鳝丝上那一声“啦啦”，令人按捺不住。浓稠的酱汁挂在面上，每一根面条雨露均沾，甜味越咸鲜的酱汁，辗转成为最终的底色与归宿。正如一位美食家所言，吃完东西最后有一丝甜味就很舒服，这叫尾，味道要有尾巴，能挂得住。

再说酱爆猪肝面。猪肝切成几毫米薄的大片，火候的把握是这道浇头成败的关键，多一分则老，少一分则生。现炒的浇头锅气十足，灶头的温度仍然鲜活，于是造就了这一海碗的人间烟火，别名——接地气。这是市井草根在滚滚美食洪流中深深扎根，屹立不倒的制胜法宝。猪肝嫩滑细腻，则佐以香菇片。不同的主角光线需要不同的配角衬托，这想必也是厨人巧思和时间沉淀的结果，过滤出最天时地利的食物搭配。

想到一个词：面面俱到。我在上海的这些日子，日日吃面堪称恩典。我看过上海很多面，高楼大厦的一面，小巷弄的一面，黄浦江的一面，叫不上名字老建筑的一面。我最喜欢的，还是静静地上海餐馆吃面。